

## 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评析<sup>\*</sup>

崔守军

[内容提要] 伊朗核计划不断推进使以色列生存危机感日益增大,主战派在以色列决策层日渐占据上风。出于多种因素考虑,以色列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如果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以色列很可能在 2012 年秋季单独对伊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

[关键词] 以色列 伊朗核问题 军事打击

[作者介绍] 崔守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能源问题、中东政治及中国对外战略研究。

当前,以色列是否会对伊朗动武日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话题。由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伊核问题“6+1”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西方对伊朗严厉制裁也未使伊朗核立场有所松动,以色列认为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近乎“山穷水尽”,军事打击伊核设施终或难以避免。

### 一

近些年,在是否对伊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问题上,以色列决策层一直存在“鹰派”与“鸽派”两大对立阵营。“鹰派”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巴拉克为代表,“鸽派”以战略事务部长亚阿隆和政务部长毕根为代表,双方在三大问题上争论激烈。一是打击的必要性。主战派认为伊朗是“怀有地区霸权野心的激进主义”敌对力量,制造核武器是伊朗核计划的终极目标,经济制裁难以消弭伊朗的核意志,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对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形成“核对冲”,<sup>①</sup>从而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致命威胁,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反战派则认为伊朗的神权体制具有“理性因素”,而且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发挥作用需要时间,军事打击应是在其他遏制方式被证实无效后采取的最后选择,贸然进攻伊朗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反而会激发伊朗坚定发展核武器的决心。二是打击效果。主战派

认为,一个有核的伊朗所造成的威胁远大于军事打击所带来的风险,即便军事打击不能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也能延缓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时间表”;反战派则认为,伊朗核设施数量多、分布广、埋藏深,对多个目标同时进行“定点清除”难度极大,单次打击无法铲除伊朗的核能力。三是能否获得美国支持。主战派认为,基于美以特殊关系,以色列在美犹豫未决时先行对伊发动打击,有可能将美拖下水,获得美事后支持;反战派则认为,在美国“撤出中东”的战略背景下,美不会轻易介入一场新的中东军事冲突,以色列一意孤行只会伤害美以关系。<sup>②</sup>

以色列决策层内的“鹰派”与“鸽派”一度大体势均力敌。在重大军事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以色列安全内阁曾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就军事打击伊朗问题进行表决,14 名安全内阁成员中,8 人支持动武,6 人反对,“鹰派”仅占“微弱多数”。<sup>③</sup>正是由于主战派与主和派势均力敌,以色列在打伊问题上—

<sup>\*</sup>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为 11XNJ013)。

<sup>①</sup> “Reality Check: Shorter and Shorter Timeframe if Iran Decides to Make Nuclear Weapons”,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IS), January 18, 2012, p. 1.

<sup>②</sup> Ronen Bergman, “Will Israel Attack Ir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12.

<sup>③</sup> “Most of Israel security cabinet backs Iran strike”, Agency France Press, March 15, 2012.

直举棋不定,难以下定决心。

然而,近几个月来,以色列“鹰派之争”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主战派在决策层中开始占据优势。2012年5月8日,内塔尼亚胡宣布利库德集团与最大反对党前进党“联姻”,前进党主席莫法兹出任以色列副总理并任安全内阁成员。两党结盟使内塔尼亚胡政府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由66席升至94席,主要反对党工党在议会120个席位中只有8席,内塔尼亚胡政府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执政基础最广泛的联合政府。<sup>①</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莫法兹一直是内塔尼亚胡的“死对头”,其入阁意味着他已成为内氏的“战略盟友”,有可能在打伊问题上倒向“鹰派”,<sup>②</sup>“鹰派”力量由此可能占据上风。“鹰派总理”内塔尼亚胡是个“丘吉尔式”的人物,他把伊朗比作1938年的纳粹德国,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阻止伊朗建立“邪恶的新什叶派帝国”,<sup>③</sup>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已成为内塔尼亚胡的基本政治信条。在处于“权力巅峰”的背景下,内塔尼亚胡更有能力在必要时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以色列《国土报》就认为,“内塔尼亚胡用联合阵线的方式,做好了对伊朗开战的准备”。<sup>④</sup>从民众层面看,以色列多数公众虽然不希望以色列单独出击,但鉴于以色列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一旦政府选择开战,以色列国民很可能予以支持。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大多数以色列人不惧怕对伊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可能招致的报复,他们绝对信任政府并把决策权交给政府。<sup>⑤</sup>此前民调也显示,近七成的以色列民众已表示,无论政府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都信任并支持政府。<sup>⑥</sup>

在美、以、伊三方博弈中,以色列和美国虽然都反对伊朗制造核武器,但以色列无疑是最不稳定的变量。鉴于“鹰派”力量在以色列决策层日渐占上风,如果伊朗核能力未来继续取得进展,或者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以色列主战派很可能利用在安全内阁中的“压倒性”优势,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 二

以色列主战派甘冒巨大风险倾向于军事解决伊

核问题,主要原因是伊朗核威胁不断增大的客观现实与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的理念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促使以不得不认真考虑对伊单独动武。

以色列一直将伊核计划视为当前主要安全威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认为这种安全威胁正逐步增大。一方面,伊朗铀浓缩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能否提炼出纯度为20%的浓缩铀是判断一国铀浓缩水平高低的重要技术参数。据分析,能够生产20%纯度的浓缩铀意味着该国已完成核武器级别铀提炼工作的十分之九。<sup>⑦</sup>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ISIS)认为,目前伊朗已能连续提炼出纯度为20%的浓缩铀,初步具备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sup>⑧</sup>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12年初公布的数据,伊朗纳坦兹(Natanz)实验室已有超过5吨的低丰度浓缩铀(六氟化铀)库存,能够提炼出超过60千克的可裂变核物质,至少够制造四枚核弹。从时间上测算,在不受外界干扰的前提下,伊朗有可能最早在2012年底前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sup>⑨</sup>2012年5月2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对伊朗福尔多铀浓缩厂进行核查时发现了纯度为27%的浓缩铀样本。外界认为,这是伊朗铀浓缩工艺水平不断提高的佐证,同时也表明西方大国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并未有

① Fareed Zakaria, “Under Netanyahu, Israel is stronger than ever”,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0, 2012.

② “Backed by strong majority, Netanyahu could take new moves with Palestinians, Ira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8, 2012.

③ Aluf Benn, “Churchill and his disciple”, *Haaretz*, October 7, 2009.

④ “Backed by strong majority, Netanyahu could take new moves with Palestinians”, <http://ca.news.yahoo.com/israeli-presidents-office-confirms-early-election-cancelled-032839867.html>. (上网时间: 2012年5月25日)

⑤ Gideon Levy, “Israelis should be afraid of their leaders, not Iran”, *Haaretz*, February 5, 2012.

⑥ “Most of Israel security cabinet backs Iran strike”, *Agence France Press*, March 15, 2012.

⑦ Mark Fitzpatrick, “Containing the Iranian Nuclear Crisis: The Useful Precedent of the Fuel Swap”, *Perceptions*, Vol. XVI, No. 2, summer 2011, p. 34.

⑧ “Analysis of IAEA Iran Safeguards Report”,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IS)*, February 24, 2012, p. 1, [http://isis-online.org/uploads/isis-reports/documents/ISIS\\_Analysis\\_IAEA\\_Rerport\\_24Feb2012.pdf](http://isis-online.org/uploads/isis-reports/documents/ISIS_Analysis_IAEA_Rerport_24Feb2012.pdf). (上网时间: 2012年5月24日)

⑨ Maseh Zarif,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Timelines, Data, and Estimates”, *AEI Critical Threats Project*, January 31, 2012, p. 14, [http://www.irantracker.org/sites/default/files/imce-images/Zarif\\_Iran\\_Nuclear\\_Timeline.pdf](http://www.irantracker.org/sites/default/files/imce-images/Zarif_Iran_Nuclear_Timeline.pdf). (上网时间: 2012年5月17日)

效“冻结”伊朗核计划的前进步伐。<sup>①</sup>

另一方面,伊朗核立场始终十分强硬,西方指望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的希望日趋渺茫。数年来,伊朗娴熟运用“进两步,退一步”策略,积极推进核进程,同时又会在紧要关头通过谈判来缓和气氛,但其基本立场始终未变。以色列认为,伊朗只有在濒临溃败的“最后关头”或面临“压倒性”压力时,才会做出妥协。如 1988 年伊朗在政权濒临溃败时,才被迫“吞下苦果”、结束历时 8 年的两伊战争;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伊朗面临“引火烧身”之虞,迫于战争危险才宣布暂停核计划。<sup>②</sup>当前,伊朗尽管面临外部压力,但这些压力仍不足以撼动伊朗核立场。相反,有两个因素对伊朗有利:一是伊朗外汇储备丰厚。2003 年国际油价突破 30 美元/桶后一路上扬,飙升到 2008 年的每桶 147 美元后才缓慢回调。油价上扬使伊朗外汇储备量不断攀升,2012 年 7 月 1 日,伊朗央行行长巴赫曼尼宣布,伊朗外汇储备已达 1500 亿美元,伊朗有能力抵御西方经济制裁。<sup>③</sup>二是伊朗强硬派在政府中日趋占据主导。前述两次重大让步的主要推动者是伊朗务实派和改革派领袖(如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但 2009 年伊朗总统选举风波后,务实派和改革派领导人已被哈梅内伊、内贾德等强势保守集团“清洗”出局。2012 年 3 月伊朗议会选举后,忠于哈梅内伊的政治势力占据绝对多数,这些人都是哈梅内伊强硬路线的支持者。<sup>④</sup>强硬派主宰伊朗政坛使伊朗在核问题上更难做出让步。以色列就认为,伊朗可能在谈判中做出“战术性”妥协,但很难做出“战略性”转变(即放弃核计划)。2012 年启动的数轮伊核问题“6+1”谈判无果而终,尤其是 6 月 18 日莫斯科会谈没有取得预期进展,更使以色列确信伊朗只是在“以时间换空间”。

伊朗核计划不断推进乃至日趋逼近“核门槛”的严峻现实,对以色列多年奉行的“绝对安全”理念构成直接挑战。以色列是个危机感极强的国家,历史上犹太民族数千年的流散史和频繁遭受反犹、排犹、屠犹的苦难记忆,使“生存安全”成为以色列最重要、最敏感的议题。以色列建国后,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封锁、政治孤立和道义谴责,以色列边界实

际都是国家安全的防线。在面临生存威胁时,以色列经常发起“先发制人”攻击,将战场推至敌人境内,速战速决地消灭安全隐患。以色列 1981 年奔袭伊拉克核反应堆,以及 2007 年摧毁叙利亚核设施,便是这种主导思想的产物。

伊朗与以色列地理上临近,意识形态差异巨大,外交关系严重敌对,因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的推进如坐针毡。在以色列看来,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优势寻求地区霸权,通过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甚至是叙利亚,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可能使核武器扩散到埃及、土耳其和沙特。<sup>⑤</sup>2012 年 3 月 26 日,《耶路撒冷报道》刊文认为,“即便波斯人不对犹太人使用核弹,内塔尼亚胡政府也会对有核伊朗对犹太人构成的威胁感到惧怕,因为犹太人会再次遭遇大流散,逃离以色列从而瓦解犹太社会结构,击碎犹太复国主义梦想”。<sup>⑥</sup>因此,为确保民族生存权,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奉行“零容忍”原则,不可能坐视伊朗核能力取得突破,而倾向于在最后关头铤而走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在军事打击伊朗意愿日趋强烈的同时,以色列自认为也具备了对伊朗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军事装备和攻击能力。与当年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核设施不同,伊朗核设施距离以色列本土 1600 多公里,周围还部署了防空导弹系统。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以色列需要进行远程奔袭,在空中加油机、空天侦察技术和雷达干扰系统的保障下,动用远程轰炸机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这种远程打击需要克服飞行路径、空中加油和轰炸地下核设施三大挑战,

① Jay Solomon, “Iran Nuclear Fuel Hits Higher Grade”, U. N. Say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7, 2012.

② David Ignatius, “Getting Iran to back down on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3, 2012.

③ Jason Rezaian, “Iranian authorities acknowledge impact of sanc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2012.

④ Karim Sadjadpour, “Iran’s limited escape op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7, 2012.

⑤ John R. Bolton, “Iran and Syria: Next Steps”, 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of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ne 23, 2011, p. 10,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bol062311.pdf>. (上网时间:2012 年 5 月 24 日)

⑥ Leslie Susser, “Spy vs. Spy”, *Jerusalem Report*, March 26, 2012.

因而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难度最大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决策层认为有能力克服这三大挑战。

在飞行路径选择上,据《纽约时报》分析,以色列很可能选取穿越伊拉克领空的打击路线,这一方面是由于伊拉克空中防御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2011年12月从伊拉克撤军以后没有继续维护伊拉克领空主权的义务,该国领空容易突破。<sup>①</sup>而且,以色列空军的电子干扰、隐蔽飞行能力很强,第三国雷达难以侦测,这为穿越伊领空提供了便利。在空中加油方面,考虑到打击目标较多,以色列空军要一次完成“定点清除”任务,需要动用12架空中加油机。据《国土报》分析,目前以色列有9架空中加油机,但其还有8-9架由波音707改装的空中加油机,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此外,以空军还可使用F-15s型战斗机的副油箱对短程F-16s型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sup>②</sup>在轰炸地下核设施方面,福尔多地下铀浓缩设施深埋在地面90米以下,以色列目前型号为GUB-28的“钻地弹”仅能击穿6米的混凝土和30米的土层,恐难直接炸毁离心机。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认为,由于离心机对工作环境要求较高,巨大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破坏地下掩体的构造,从而使离心机事实上无法使用,同样能达到破坏效果。<sup>③</sup>以色列《国土报》就认为,“尽管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动用以色列大量军事资源,但其仍在以色列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sup>④</sup>据英国《经济学家》披露,以色列军方已锁定伊朗4个核设施为打击目标,即纳坦兹浓缩铀设施、福尔多浓缩铀设施、伊斯法罕核设施、阿拉克核设施,并已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sup>⑤</sup>

### 三

在以色列政坛主战派力量占据上风、对伊动武意愿日渐强烈,以及军事能力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以色列选择动手的时机成为主要悬念。本文认为,鉴于2012年6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的伊核会谈并未取得切实成果,2012年秋季很可能是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高危“时间窗口”。第一,这段时间是防止伊朗转移核设施或制造出核弹、确保军事打击效果的“最后时机”。以色列认为,随着时间分秒流逝,以

单独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关闭。如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就认为,在提炼出更多浓缩铀后,伊朗可能将离心机分散转移到其他地下掩体,进入打击“免疫区”(Zone of Immunity),从而使以色列的“打击变得不可能”。<sup>⑥</sup>在以方看来,一旦伊朗获得核能力或把铀浓缩设施转移到地下,以就会丧失主动打击的“最后时机”,从而违背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信奉的“做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军事理念。2012年4月12日,在伊斯坦布尔“6+1”会谈开启前夕,内塔尼亚胡向奥巴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把对伊朗的军事进攻推迟到当年秋季。<sup>⑦</sup>2012年4月中旬、5月下旬和6月中旬举行的三轮伊核问题会谈均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伊朗和西方之间分歧巨大,沟壑难填。在莫斯科谈判中,伊朗坚称铀浓缩是伊朗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并计划建立四个新型核反应堆,需要更多纯度为20%的浓缩铀,甚至谋求向其他国家出口核燃料。<sup>⑧</sup>7月初,伊朗议会部分议员计划通过法案,对经霍尔木兹海峡驶往欧美国家的油轮实施封锁;革命卫队也举行导弹试射演习,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sup>⑨</sup>以色列据此认为,外交解决伊核问题难度越来越大,伊朗通过拖延又多赢得了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如果一味地等下去,以色列将面临“亡国”危险。7月2日,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会演讲时认为,六大国未能展示阻止伊朗拥核的决心,伊朗绝不会停止铀浓缩计划。<sup>⑩</sup>以色列

① Elizabeth Bumiller, “Iran Raid Seen as a Huge Task for Israeli Jet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2012.

② Anshel Pfeffer, “Israel could strike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but it won’t be easy”, *Haaretz*, February 20, 2012.

③ Abdullah Toukan and Anthony H. Cordesman, “Study on a Possible Israeli Strike on Iran’s Nuclear Development Facilitie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March 8, 2009, pp. 37-38.

④ Anshel Pfeffer, “Israel could strike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but it won’t be easy”, *Haaretz*, February 20, 2012.

⑤ “Attacking Iran: Up in the air”, *Economist*, February 25, 2012.

⑥ “Israel and Iran: Closer to take-off”, *Economist*, February 11, 2012.

⑦ Anshel Pfeffer, “Small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a strike on Iran”, *Haaretz*, April 12, 2012.

⑧ David Ignatius, “A breakdown in Iran nuclear talks appears likely”,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3, 2012.

⑨ Farnaz Fassihi, “Iran Tests Missiles After EU Oil Mov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 2012.

⑩ Lahav Harkov, “PM: Iran continues to enrich uranium despite talks”,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2, 2012.

总统佩雷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谈时警告说“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时间已经消耗殆尽,如果认为军事行动只是虚张声势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sup>①</sup>为防止错过最佳打击时机,以色列很可能已开始着手准备单独动武事宜。

第二,美国大选因素考虑。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离不开美国的策应,但美国一直反对急于对伊朗动武,而且也不赞成以色列单独对伊动武。奥巴马认为,以色列单独打击伊朗的想法是“不成熟”和“欠谨慎”的,会动摇美国的外交努力且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尤其在总统大选竞争白热化背景下,美国更不愿以色列轻举妄动。但从小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在美国大选前对伊朗动武,反而是获得美国事后支持的最佳时机。据2012年7月2日美国盖洛普民调显示,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支持率旗鼓相当,分别为48%和44%,而在6月份罗姆尼曾领先奥巴马一个百分点。<sup>②</sup>美国犹太选民态度很可能成为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罗姆尼一直主张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抨击奥巴马将以色列“掷出车外”,打“犹太牌”成为罗姆尼选举制胜的不二选择。据2012年7月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罗姆尼将于夏季访问以色列,以争取犹太选民和犹太捐赠人的支持。<sup>③</sup>另外,部分美国议员也批评奥巴马的伊朗政策。在莫斯科会谈前夕,参议院44名议员曾联名向奥巴马递交信件,要求奥巴马在伊朗关闭福尔多地下铀浓缩设施前停止与伊朗举行谈判。<sup>④</sup>有鉴于此,以色列有理由相信,如果以色列在美11月大选前打击伊朗,出于争取犹太人选票的考虑,奥巴马很难谴责或惩罚以色列,只能被动卷入战争。<sup>⑤</sup>

第三,验证经济制裁和外交谈判效果的考虑。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加大对伊制裁迫使伊朗“因压促变”,并认为制裁效果显现需要时间。出于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尊重和开战“成本收益”的综合判断,以色列也需要给外交手段和制裁措施发挥效用留出时间。鉴于美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石油禁运等措施已经在2012年6月底和7月初相继收紧,当年秋季将可初步验证制裁伊朗的实际效果。同时,当前外交解决伊核问题大门毕竟并未完全关死。

如果西方国家未来加大对伊朗“经济绞杀”力度,和平解决伊核问题仍存希望。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纵然感到如芒在背,但过早发动攻击很难找到充分理由,而到2012年秋季,上述努力的效果将“水落石出”。届时,如果经济制裁和外交谈判均未使伊朗屈服,以色列动武可能性便会陡然增加。2012年5月7日,内塔尼亚胡在会晤来访的欧盟特使阿什顿时就公开表示,如果西方国家的外交努力和经济制裁彻底失败,他将对伊朗发动打击。<sup>⑥</sup>

## 结论

伊朗与以色列围绕伊核问题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伊朗希望“拥核自保”,奠定地区大国地位;以色列则偏执地追求“绝对安全”,防止任何地区大国挑战其军事优势。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伊朗矢志推进核计划,还是以色列竭力阻止伊核进程,都因其涉及本国核心利益而难以妥协和让步。相反,双方的激烈博弈导致两国同时出现强硬派占上风的局面,使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乃至到了以色列可能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危险境地。

有道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以色列尽管对单独动武的效果颇有信心,但伊朗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因此以色列军事冒险也会给自身带来极大安全风险。正是考虑到对伊朗动武可能蕴含重大风险,以色列一直顾虑重重,始终难下决心。不过,眼见伊核计划不断取得突破,政治和谈停滞不前,打击伊朗的“时间窗口期”又行将错过,为践行“做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安全信条,以色列最终很可能铤而走险,冒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责任编辑:田文林)

<sup>①</sup> Elise Labott, “Israel’s president warns ‘time is out’ for Iran”, CNN, June 18, 2012, <http://security.blogs.cnn.com/2012/06/18/exclusive-israels-president-warns-time-is-out-for-iran/>. (上网时间:2012年7月3日)

<sup>②</sup> “Election 2012 Trial Heat: Obama vs. Romney”, Gallup, July 2, 2012, <http://www.gallup.com/poll/150743/Obama-Romney.aspx>. (上网时间:2012年7月4日)

<sup>③</sup> Jodi Eudoren, “Romney, an Eye on Campaign, Plans a Trip to Israel”,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2.

<sup>④</sup> Herb Keiron, “Israel: Make military threats against Iran more real”,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18, 2012.

<sup>⑤</sup> Henry D’Andrea, “Will Israel strike Iran this fall?”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7, 2012.

<sup>⑥</sup> “Israel tells visiting EU envoy that Iran must commit to stopping all uranium enrich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7, 2012.